

# 裹在元宵里的母爱

□冯翀

每年到了春节前夕，餐桌上都少不了母亲做的大鱼大肉，虽然美味，但每次我只要多吃几口，娇惯的肠胃便会发起抗议，严重的时候还需吃药去医院才能缓解。每到这时，母亲便开始着手准备做我最爱的元宵了。

都说“南汤圆北元宵”，而在北方的元宵种类中，以滚出来的元宵为最佳。村子里，一些元宵加工作坊大多是用机器来制作元宵的，但我认为，母亲用纯手工的“滚法”滚出来的元宵，才是最合我心意的。

滚元宵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材料。母亲往往会提前去集市上买来糯米、黑芝麻、核桃仁、花生、冰糖、白糖，还要把大号的簸箕刷净晾干备用。磨糯米粉和做馅料这两道工序，往往也需要提前进行。

一般腊月里的集市上，就有摊贩开始卖糯米了。儿时我最喜欢跟着母亲赶集，我就像跟屁虫一样尾随在母亲身后，穿梭于人群中。集市上的摊贩大多是按区域划分，这一片是卖菜的，那一片是卖衣服的，诸如此类。

到了集市后，母亲径直走向卖米面粮油的区域，只见她一眼掠过排成行的米袋，便会直接走向中间的袋子，母亲从中舀出一些糯米，颠了颠，便决定买这一袋米。有时我心中还嘀咕，难道不需要好好挑一挑、比一比吗？后来才知道，有经验的主妇们，往往一眼就能挑选出优质的糯米来。

糯米买来，需要浸泡在大盆里进行淘洗，然后再打捞出来，放在筛子上控干水分，之后在石碾子上进行碾压。石碾子是爷爷家以前做豆腐留下来的老物件，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放好糯米后，母亲转动石碾子，伴随着“吱呀吱呀”的声音，湿乎乎的糯米粉便出现了。再将这些粉倒在细筛上过滤，用不了多久，细如丝白如雪的糯米粉就诞生了。

制作馅料也是个技术活。只见母亲把芝麻、花生分别倒入炒锅中进行煸炒，火候也是极其讲究的，火大了，味道太重，火小了，香味不出来。母亲每次翻炒都恰到好处。芝麻花生出锅之后，放在案板上晾凉，再

用擀面杖碾碎，同时也要将事先准备好的核桃、冰糖碾成碎，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个盆里，搅拌均匀。

做馅料最后的步骤是用白糖熬糖稀，把熬好的糖稀浇在这个盆里。慢慢的，原料黏在一起，母亲便把它们放入一个木制模子里进行碾压。等压成形后，脱模、晾凉、刀切，一个个芝麻花生核桃馅便出炉了。

有时候，还没等到母亲把原料装进模子，扑面而来的香味就招出了我体内的馋虫，实在忍不住了，我就会用勺子舀一点塞嘴里，吃得我眉梢嘴角、衣裳头发都是香香甜甜的。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我颇为期待的滚元宵环节了。母亲将一块块的馅料过水，放在装有糯米粉的簸箕里摇滚，滚一遍，过一道水，再滚一遍，再过一道水。那些穿上白外套的馅团子，像一个个淘气的小娃娃，在簸箕里翻着跟头、打着滚，有趣极了。滚呀滚呀，元宵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圆、越滚越大。

我最爱吃母亲纯手工滚出来的元宵，和买的现成的元

宵、汤圆相比，煮好的滚元宵珠圆玉润，吃起来有嚼劲，不粘牙，香甜软糯，就连汤汁都是粘稠滋润的，美味极了。

滚元宵虽美味，制作却相当繁琐，但幼时的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才刚进腊月，我就天天追着母亲问：“什么时候吃滚元宵呀？到底什么时候吃滚元宵呀？”每每这时，母亲便笑笑捏我的鼻子，说道：“真是个小馋猫！”

后来，我和弟弟报考了南方的大学，毕业后也都留在了外地工作，有时元宵节也难以回家团聚。怕母亲手工滚元宵麻烦，我便提前电话里叮嘱她，直接去超市里买几袋汤圆得了。母亲每次都爽快地应允着，可每次回到家，又都能看到桌上摆放的热气腾腾的汤碗，碗里是熟悉却久违的滚元宵。吃着母亲滚的元宵，热气扑面，润湿眼眶。

滚元宵用的簸箕依旧立在墙角里，虽被母亲刷洗的干净整洁，却也掩盖不住多年使用的痕迹。母亲就是用这样一个簸箕，年复一年地滚着元宵。那何止是一颗颗元宵啊，而是对子女深切厚重的爱！

## 灯海熠熠闹元宵

□王缘

元宵之夜，一枚满月挂在天际，象征着团圆和美满。与之相对的，是大地上的热闹，赏花灯、吃元宵、猜灯谜、看烟火……这是成年人的盛典，也是孩子的狂欢。

童年时代，我总盼望过元宵节。那一天，广场扎起的花灯都被点亮了，美得仿佛天上街市。其实，还没亮灯的日子，我就缠磨着大人，去看了好几回。崭新的花灯一个换一个，形态各异、五彩斑斓，中心位置还摆着“灯王”——三四米高的巨型生肖灯。那拟人的生肖灯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美中不足，就是灯未亮，像是画龙未点睛。母亲告诉我，看灯要有耐心，元宵的晚上点亮后才漂亮。

等啊，盼啊，终于到了正月十五。一家人吃过团圆饭，便浩浩荡荡出门赏灯。街道上人流如水，你挨着我，我挤着你，一起涌进布置花灯的广场。身边簇拥着形形色色的人，大家都面含喜色，说笑着、期待着、张望着。我们几个心急的孩子，等不及缓慢挪移

的速度，在人群中左穿右绕，引得长辈在后头一个劲地喊，“快回来，人多，别走丢了。”

喊叫哪能唤回心猿意马的我们，于是，他们改换策略，许诺要给我们买灯笼。我们的耳朵可灵敏着呢，一听这话，立马停住脚步，再逆着人群插回去。我主动牵起母亲的手，眨巴着渴望的眼睛，“什么时候给我买？现在就去吧？去晚了都给人家挑完了。”

买灯，成了看灯路上最美妙的插曲。我挤入卖灯小贩的“包围圈”，将闪着五彩光芒的灯笼都收入眼中。彼此，电子灯才刚刚流行，灯丝在电池的能量灌注下，变幻着颜色和形态，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选择便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在一阵阵催促声里，我才犹豫不决地指向会唱歌的那一盏。

灯笼在手，悦音随行，心里美滋滋，时间似乎也加快了脚步。没多久，我们就顺着人潮汇入花灯的海洋。古朴典雅的八角灯、随风旋转的走马灯、结构精巧的莲花灯、惟妙惟肖的动物灯……它们形态别致，

色彩亮丽，而闪耀的灯火更为其注入了灵魂。那一盏盏花灯，仿佛被繁星镀上了熠熠华光，夜都被照成了彩色的。在幼时的在我看来，那就是大地上最美的星海，最浪漫的夜晚。

看完灯，我们接着踱至挂满红灯笼的长廊。灯笼下还悬着一张张写着灯谜的字条。大人们拣选纸条，翻看字谜，我们也不甘被忽略，嚷着要帮忙。接下来，全家一起走进“迷宫”，开动脑筋，齐心协力寻到“出路”。如果猜中了，我们便取下字谜，到兑奖处换取小礼品。意外所得与旁人的羡慕，更加重了喜庆与欢腾的浓度。

砰，烟花在天际绽开，一朵又一朵，节庆的气氛达到最高潮。月圆满，灯如昼，春节的狂欢即将落幕，大家不忍结束，纷纷将祝福裹在新年最后的一个节庆里，希冀新的一年仍如这天一样，蕴藏着数不尽的欢乐。也许，这就是元宵节令人神往的原因吧。

## 点亮一盏天灯

□吴婷芳

旺，飞得多高。这丫头，中考肯定能考好。”或许是上天真的听到了我们深情的祈祷。那年中考，我竟然奇迹般地考上了一个不错的高中。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祖父显得尤为高兴。他还激动地说要再放一盏天灯，感谢上苍。

祖父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上过学，却是懂得诸多的道理。他十分清楚知识的重要性，便一直鼓励我往上读。他还把我从小学到初中得过的每一张奖状都整整齐齐地放在他房间的木头箱子里。在他看来，每一张奖状都弥足珍贵。

我上高二那年，祖父外出归来时不慎摔了一跤，身体也每况愈下，不多久就与世长辞。他离开后，我也有好多年不曾放过天灯了。

今年元宵节，我特意买了一盏天灯。学着先前的做法，在天灯上写下了想对祖父说的话。天一黑，我

就来到小区后面的那片空地上。我轻轻地擦燃火柴，又将火柴伸入灯纸之中。在我的手感到一阵温热后，天灯渐渐亮了起来。浅浅的橘黄色光影里，我依稀看到了那个穿着青布棉袍，佝偻着背，咧着嘴笑的身影。祖父，你可能并不知道，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过得并不如意。有许多个夜晚，我都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可我只要想到您，想到您为我点亮的那盏憧憬美好的天灯。我那厚重的失落中就融进了诸多的慰藉。那些压在我心头的关于失败的苦楚，关于生活的疲惫，就都被渐渐抚平。

不知不觉，眼前的天灯愈飞愈高，飘到高空忽而化作一朵璀璨夺目的流星。我赶紧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用心祷告。我希望那能穿梭时空的天灯，能怀揣着我的爱与期待，飞到我想要它到的地方去。烟火向星辰，惟愿皆成真。

## 元宵夜的灯笼

□王吴军

元宵节的晚上，夜幕低垂，一轮圆月的月亮刚刚升起，古老的小村里就有美丽的灯笼亮起来了。晚饭后走在街上，虽然还有些砭人的寒意，可是，人们对这个传统节日满怀的喜悦之心是不怕冷的，一盏盏灯笼在孩子们的手里提着，把窄窄的街道汇成了灯的河流，远远望去，真的像是天上星光灿烂的街市一样美丽而迷人。红的、绿的，也有黄的，一盏盏灯笼在街上缓缓穿行、游动，汇成了灿烂的风景，一盏盏灯笼中那红红燃烧的烛光里，似乎是在闪烁着又一个美丽的欣喜和心愿。

我站在角落里，手中没有灯笼。我望着别的孩子手中明亮的灯笼，望着一张张欢乐喜悦的笑脸，我咬紧了嘴唇，心里弥漫出一抹淡淡的伤感。我知道家里的困难，父亲有病，我们兄妹都要上学交学费。我明白，母亲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为我和妹妹买灯笼了。

我不怪母亲。刚才在家里，我还笑着对母亲说：“妈，我不喜欢提灯笼，我不要灯笼。”说完，我独自默默地走出了家门，手心里攥着奶奶给我的小半截蜡烛。

我在墙角找了一块瓦片，小心翼翼地把蜡烛粘在上面，用双手捧着。我没有立刻把蜡烛点燃，我怕它会很快燃烧尽了。我想晚一些再点燃它，然后，我可以举着它把自己融入那欢乐的人群中，和别的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走着，笑着，快乐地度过元宵之夜。

夜色越来越深，我终于点燃了那属于我的小半截蜡烛，微笑着走在街道上。七岁的我痴痴地望着别人手里美丽的灯笼，目光里一片向往。我忽然想起了五岁的妹妹。今夜，在这个许多孩子都要提灯笼欢庆元宵的時刻，我五岁的妹妹也没有灯笼啊！

寒夜的风吹过我单薄的身躯，我咬紧牙，我感到有滚烫的液体从自己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滑落到唇边，咸涩的味道霎时滴遍了全身。我急忙吹灭了那小半截蜡烛，我要把它留给我年幼的妹妹。我扔掉了瓦片，紧紧握着那依然温暖的小半截蜡烛，任凭热热的烛泪浸润着我的掌心。

走在灯光灿烂的人群中，我把头抬得高高的。我想，尽管我手里没有灯笼，但是，我心中的灯火在这灯的河流中一定也是很明亮很温暖的。

那一刻，依稀有一片璀璨的光芒照亮了一个充满向往的乡下少年的心。

那真的是一个让我永远难忘的元宵夜。

就在那个夜晚，那个没有灯笼的七岁的乡下少年，心中暗暗萌生出了一个微小却又温暖的愿望，他想快快长大，等长大了，他要给可爱的妹妹买一只美丽的红灯笼，还要买上一支红蜡烛，亲手点燃，然后，陪着妹妹上街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元宵节。

初七，乘坐火车返程，我躺下铺玩手机，对铺的胖子睡一会儿便探身往床下瞄，有时还会探出半个身子，将床下的行李用力往里捣。火车停了四站，胖子推了八次。

我猜想里面或许藏着贵重物品，胖子怕被火车颠簸出来，他睡着时被人偷拿走了。

我肚子饿了，从包里掏出老妈准备的咸鸭蛋和火烧，胖子见我吃饭，也从方便兜里取出一盒泡面，接了热水将面泡上后，又拿出香肠、酱牛肉还有半瓶白酒。胖子把香肠和酱牛肉往餐桌中一推，“你尝尝，这是俺老娘做的。”

“谢谢，我不吃。”

这是我和胖子的首次对话。

晚饭时，胖子又开始泡面，这次他从兜里掏出了酱肘子和辣酱，还是推至餐桌中间，“吃，尝尝，俺老娘做的。”

“谢谢，我不吃。”

火车上到处飘散着泡面味，尤其胖子的泡面离我最近，看他吸溜得那么香，我实在忍无可忍，果断在火车上买了一桶泡面，泡面和火腿还有榨菜的搭配，真是好吃得不要不要的。

一碗泡面让我 and 胖子找到了共鸣，我俩开始聊天，他说他在外地工作，因为疫情，三四年没回家了，这次回家才待了三天。

他边说边下意识低头瞅他床下的行李，刚要弯腰，我便说：“行李没挪窝儿。”他笑，我也笑。

我问：“里面有啥珍贵的物件呀，让你这么放不下心？”

胖子低声问我，“你没闻到味儿吧，这车厢除了泡面的味道你还闻到啥了？”

“没闻到别的。”

我这话成了胖子的定心丸，他不再说话，鼾声响

起，他入睡就是这么快。

第二天上午，胖子还有一站就到目的地时，他将床下的行李拖出，神秘地对我说：“这里面放了一大包小干鱼，油炸的。俺老娘做的，知道我从小吃这个，特意做了一大包让我带着。我告诉她，不带，鱼好吃腥难闻，带着坐火车，遭周围人烦。可我上了火车后，老娘打电话给我，她还是把那包小干鱼偷偷塞我行李袋里了，说裹了好几层布，闻不到味儿。你上车后，我怕你闻到，所以使劲把行李往床里面塞，怕火车一颠簸，将行李颠出来了，熏到你了，不好。”

胖子到站了，他扛起他的行李袋，转身对我说：“其实还是有点味儿冒出，我故意吃泡面冲淡一下的。”我鼻子有点儿酸，子女离家，母亲必让食物送一程，这种食物都带有“家”味和母亲的味道，塞在行李箱的食物，是母亲的牵挂，也是一种味蕾上的乡愁慰藉。